

伯克《哲学探讨》中的“上帝”和宗教

尚 继 凯

[摘 要] 《哲学探讨》是埃德蒙·伯克早期重要作品之一,其中包含他对于上帝和宗教的哲理性认知。伯克相信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秩序,而人类只有有限的能力感知这个秩序。在伯克看来,人类只能以敬畏、谦卑的态度去发现真理和善。基于上帝提供的普遍秩序,伯克阐述了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伯克的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以便加深当代学人对于伯克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 埃德蒙·伯克;《哲学探讨》;宗教思想;上帝;崇高

[中图分类号] K56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3)05-0102-1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早期(从政之前)的作品,相较于后来主要以政治演讲为形式的著述来看,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哲学写作。伯克的早期作品包括《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以下简称《哲学探讨》)、《为自然社会辩护》以及其与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共同记录的笔记中所收录的一些短文。除此之外,在更偏向于历史叙述的《英国简史》《关于欧洲人在美洲殖民的论述》中,同样不乏富有哲理的思考。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伯克对于上帝、宗教以及情感的哲学思考,对他如何看待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伯克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他在进入政界之前,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关于上帝与宗教的主要观点。在上述作品中,《哲学探讨》是最重要的,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在伯克自己的时代,《哲学探讨》为他赢得了文学家的声誉。《哲学探讨》首次出版于 1757 年,在其出版两年之后,又出版了一个修订版,虽然有许多变化和补充,但伯克并没有明显改变其在整个研究中的任何立场,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一篇全新的导言“论品味”以及新的“论力量”章节。此后,该书在伦敦出版了 10 个版本,伯克再没有对该文本进行修订^①。《哲学探讨》从第一版开始,就被读者广泛阅读,并且至少持续了一个世纪。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哲学探讨》不仅在英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被翻译成法语,在欧洲大陆留下了它的印记,康德受其影响,出版了相同主题的著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尽管《哲学探讨》的声誉和直接影响可能在 18 世纪中期达到了最高峰,但它的影响一直存在,例如托尔斯泰在 1895 年 4 月阅读了该书,并对其进行评价,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文学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部作品^②。

然而,《哲学探讨》并不仅仅是一部美学或文学作品,在伯克思想研究中,该作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关于伯克的研究中,现代美学理论领域的学者仅仅将《哲学探讨》作为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之

① 詹姆士·T. 博尔顿:《威尔克斯和伯克时代的政治语言》(James T. Boulton,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ilkes and Burke*), 伦敦:劳特利奇与凯根·保罗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vii~ix 页。

② 威廉·F. 拜恩:《我们时代的埃德蒙·伯克:道德想象、意义和政治》(William F. Byrne, *Edmund Burke for Our Time: Moral Imagination, Meaning, and Politics*), 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2021 版,第 43 页。

中的某个环节^①,对其进行粗略处理。有的学者则主要分析书中的修辞功能^②。属于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选择直接忽略《哲学探讨》对于伯克的重要性,在对于伯克思想的整体研究中没有提及该文本^③。有的学者将其视为伯克的早期作品,分析其与伯克后来作品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解读之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伯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后来作为政治家的伯克所表达的观点并不相同,与《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年)中观点相比,更是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④。直到进入21世纪,西方部分伯克研究者才注意到《哲学探讨》中的美学思想对于伯克的重要意义,并开始改变以往的“成见”,对其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⑤。相较于国外当今对于《哲学探讨》更加全面细化的研究,国内关于该著作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局限于美学方面的研究^⑥。对伯克《哲学探讨》的研究,除了将伯克作为一个美学理论家和修辞学家对待以外,他对于上帝和宗教的理解同样值得注意。理查德·博克认为,伯克的《哲学探讨》有助于理解审美对于宗教的反应,尽管他坚持认为这部作品严格关注的是“审美心理学基础”,而不是宗教思想。在他看来,把《哲学探讨》严格归类为政治或神学作品是错误的,但也承认,该作品“对政治和宗教都有影响”^⑦。布拉德则指出,神学是研究上帝以及上帝与人类和宇宙的关系的科学,如果神学包含了人对于上帝的概念研究,那么伯克确实想知道这一点^⑧。可以说,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对人类知识、判断和道德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尤其强调了人们在没有进行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作出判断的方式^⑨,正是这种方式使伯克相信某种压倒人类的力量存在,进而认为人类的理性以及智识具有局限性。在伯克看来,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一个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观点。在这一宇宙之中,伯克阐述了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伯克《哲学探讨》中关于上帝和宗教的观点,以期为解释伯克后来政治作品中的思想提供一个来自于伯克自身的思想史前提。

-
- ① 迈克尔·德卡德、科恩·维米尔编:《感性的科学:读埃德蒙·伯克的〈哲学探讨〉一书》(Michael Deckard, Koen Vermeir, eds., *The Science of Sensibility: Reading Edmund Burke's Philosophical Enquiry*),多德:斯普林格出版社2011年版,第v页。
- ② 比如,帕迪·布拉德认为,《哲学探讨》是“修辞性”的,因为它关注的是语言如何打动人的日常证据,它的方法是实用的和功利的[帕迪·布拉德:“伯克的审美心理学”(Paddy Bullard, “Burke's Aesthetic Psychology”),大卫·德万、克里斯托弗·因索尔编:《剑桥大学埃德蒙·伯克指南》(David Dwan, Christopher Insole,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mund Burk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特瑞·伊格尔顿则认为,伯克的美学“理论”是关于“修辞功能”的理论[特瑞·伊格尔顿:《希斯克利夫和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Terry Eagle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伦敦:沃索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2页]。
- ③ C. B. 麦克弗森认为,《哲学探讨》中的美学理论鲜有理论趣味,也没有道德上的深度(C. B. 麦克弗森著,江原译:《柏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 ④ 有的学者将伯克的《哲学探讨》视为其早期关于美学理论探索的一次失败冒险,并与他的政治生涯相违背。比如,卡纳万就认为,伯克在《哲学探讨》中所表达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是矛盾的[弗朗西斯·卡纳万:《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理性》(Francis Canavan, *The Political Reason of Edmund Burk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 ⑤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包括,汤姆·弗尼斯:《埃德蒙·伯克的审美意识形态:革命中的语言、性别和政治经济》(Tom Furniss, *Edmund Burke's Aesthetic Ideology: Language, Gender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Revolu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斯蒂芬·K. 怀特:《埃德蒙·伯克:现代性、政治和美学》(Stephen K. White, *Edmund Burke: Modernity, Politics and Aesthetic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公司2002年版;特瑞·伊格尔顿:“埃德蒙·伯克的美学和政治学”(Terry Eagleto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Edmund Burke”),《历史学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第28期(1989年),第53~62页;丹尼尔·奥尼尔:《伯克与沃斯通克拉夫特之争:野蛮、文明和民主》(Daniel O'Neill, *The Burke-Wollstonecraft Debate: Savagery,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⑥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姜文涛:《18世纪的情感、美学与印刷文化——埃德蒙·伯克关于感官经济的美学理论》,《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55~160页;冯雨薇:《理智与信仰——〈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书与埃德蒙·伯克的美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16年;张晔:《比较视域下的伯克美学关键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6年;高婷:《新修辞学视域下伯克的修辞能力观及其当下意义》(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2年。
- ⑦ 理查德·博克:“怜悯与恐惧:伯克《哲学探讨》中的天意社会性”(Richard Bourke, “Pity and Fear: Providential Sociability in Burke's Philosophical Enquiry”),迈克尔·德卡德、科恩·维米尔编:《感性的科学:读埃德蒙·伯克的〈哲学探讨〉一书》，第152页。
- ⑧ 帕迪·布拉德:“伯克的审美心理学”，第90页。
- ⑨ 威廉·F. 拜恩:《我们时代的埃德蒙·伯克:道德想象、意义和政治》，第7页。

一 《哲学探讨》的创作及其旨趣

在《哲学探讨》第1版导言中,伯克提到,这本书其实早在出版的4年前(即1753年)就已经完成^①。然而,部分伯克研究者基于其他相关信息,将该书的创作时间、伯克对书中主题的兴趣追溯到更早时期。理查德·博克认为,《哲学探讨》创作始于伯克还在三一学院时期。博克的这一观点是基于1789年伯克与埃德蒙·马龙(Edmond Malone)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伯克告诉马龙,自从他在大学期间开始讨论与《哲学探讨》一书相关的话题以来,这些话题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博克指出,上述说法还在1747年5月28日伯克写给好友沙克尔顿(Shackleton)的信中得到印证。这封信记录了伯克在目睹自然界伟大而可怕的景象时获得愉悦的情感,这些景象使人头脑中充满宏大思想,使灵魂自相矛盾,这种体验正是《哲学探讨》中所描述的“崇高”。因此,博克认为,伯克对于《哲学探讨》中所论及的主题早在大学期间已经有所思考^②。兰德福则发现,伯克写给沙克尔顿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几乎完成了一部作品——一部奇怪的作品,但在它问世之前你不会看到它。”^③兰德福推测道,这部“奇怪的作品”就是《哲学探讨》的初稿。在1748年1月28日出版的首期《改革者》杂志中,伯克回答了为什么该杂志着眼于艺术、而不是其他更重要事情这一问题。他向读者解释道:“一个国家的道德对他们的品味和著作有如此大的依赖性,以至于确定后者,似乎是建立前者的首要和最可靠的方法。”^④这一观点表明,《改革者》的意图是致力于解决品味问题,品味观决定了对包括道德在内的其他问题的理解。可见,伯克在大学时期就已经认为美学问题与道德领域密切相关,而《哲学探讨》的写作正是伯克对于美学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述。

尽管《哲学探讨》的具体创作时间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伯克对于该书中的理论问题的探索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在创作初期,他仅仅是确定了论点的大纲,然后四处寻找实例来说明其论点,这些实例主要是从文学杂志中提取的文学作品和轶事^⑤。1759年《哲学探讨》的修订与补充,正说明伯克的理论探索仍在进行中。这一很长的时间跨度充分说明,伯克在该著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及长期思考。因此,《哲学探讨》并不是伯克因一时兴趣所作,而是其对于有关“理论”的深刻思考。伯克对于《哲学探讨》中的观点持坚定态度,而不会轻易改变。在《哲学探讨》前两个版本的导言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伯克两次强调他没有对书中的“理论”作实质性的改变。在第1版导言中,伯克写道:“这项调查完成至今已有4年,在此期间,作者发现没有理由对他的理论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⑥在第2版导言中,伯克以类似的文字指出,他努力让第2版本比第1版本更加详尽,让读者更加满意,但他还没有找到充足的理由(至少是他认为充足的理由)对其“理论”作实质性的改变,而仅仅是感觉到有必要在各种场合对其进行解释、阐明和推广^⑦。伯克反复强调《哲学探讨》中的“理论”不需要作任何实质性修改,不仅表明他在其中肯定表达了某种“理论”,而且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理论”的坚持,而不会轻易改变,进而从侧面反映出这些“理论”对于伯克的重要性。

《哲学探讨》结尾处同样令人深思。该书突然结束而没有正式的结尾,或者说根本没有结尾,给读者留下一种开放式的、未完成的印象。正因如此,布拉德指出,伯克的《哲学探讨》是一个更大研究项目的

①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T. O. 麦考林、詹姆士·T. 博尔顿编:《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和演讲》(T. O. McLoughlin, James T. Boulton, and William B. Todd, eds.,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第1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② 理查德·博克:《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活》(Richard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③ T. O. 麦考林、詹姆士·T. 博尔顿编:《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和演讲》第1卷,第185页。伯克的原信件见,查尔斯·威廉·菲茨威廉伯爵编:《埃德蒙·伯克的通信集》(Charles William, Earl Fitzwilliam, ed., *Correspondenc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第1卷,伦敦:弗朗西斯与约翰·里文顿1844年版,第33页。

④ 埃德蒙·伯克:“改革者”(Edmund Burke, “The Reformer”),T. O. 麦考林、詹姆士·T. 博尔顿编:《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和演讲》第1卷,第67页。

⑤ 帕迪·布拉德:“伯克的审美心理学”,第57页。

⑥⑦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189、190页。

前奏,只是他后来没有时间去完成^①。伯克曾声称,《哲学探讨》旨在让读者能够很好地、坚定地进行“科学探究”,进而为制定原则提供一个良好的准备。他向读者承诺,书中的一切都能让读者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布拉德认为,这些话表明,《哲学探讨》是伯克进行其他广泛研究的理论基础,他的计划是专注于从这一初步研究项目中排除的主题,例如,判断和理性,或道德和政治^②。其实,《哲学探讨》中已经涉及上述部分主题的论述。正如伯克自己所说,这些主题一直萦绕在自己的脑海中。

总之,《哲学探讨》中所阐发的“理论”对于理解伯克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对于伯克思想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哲学探讨》是伯克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锚点所在,对于伯克思想的研究,最好从该书开始。

二 《哲学探讨》中的“上帝”

伯克写作《哲学探讨》的初衷是由于崇高与美概念的混淆,虽然他从未提及究竟是哪些作家造成了这种鲁莽的、普遍的混淆,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坚持区分崇高与美的概念,伯克的亲密朋友给出了答案。伯克曾将出版的《哲学探讨》分别寄给沙克尔顿和威廉·丹尼斯(William Dennis)。沙克尔顿写信给丹尼斯,询问《哲学探讨》与哈奇森的作品^③之间有何不同。针对这一问题,丹尼斯在1758年写给沙克尔顿的一封信中回复道:“两本著作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道德性作品(哈奇森),另一个是批判性作品(伯克)。道德性作品会使人堕落,而批判性的作品则会扩大人们的认识。哈奇森的作品是从行为的美感、秩序、适宜性和正确性来建立道德的,这种独立于宗教的美德,间接地削弱了宗教;但我们的朋友剖析了激情及其对象,从而用合理的逻辑原则教导人们如何评判艺术、艺术家或作家如何用崇高和美来影响灵魂。”^④换句话说,伯克试图证明,人类对道德上的善没有直接的冲动,因为上帝的旨意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并通过宗教进行奖励和惩罚来激励人们自愿走向美德。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这种“自愿”的道德义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18世纪中期英国教会神学的主流,所以丹尼斯的推理是完全合理的^⑤。此外,哈里斯曾认为,伯克在《哲学探讨》修订版中批评了(以哈奇森为代表的)道德感理论,认为它诱使人类把关于他们义务的科学(人的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其适当的基础上移开^⑥。在哈里斯看来,宗教尤其是上帝给伯克的道德理论提供了适当的基础。结合伯克《为自然社会辩护》一书中的观点可知,道德感和自然神论的共同特点是对上帝的重视不够,因而都遭到了伯克的批判。伯克对于美学理论和道德的理解都与对上帝的理解联系在一起。此外,丹尼斯写给沙克尔顿的信件,只是解释了为什么伯克要严格区分崇高与美在宗教方面的原因,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伯克对崇高有极大的兴趣。通过阅读《哲学探讨》,可以肯定的是,伯克的崇高概念体现了一种神圣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宇宙的自然力量、《圣经》的启示、教会的权威以及人类的被动性服从和对于上帝的敬畏之中。

可见,伯克在《哲学探讨》中持有一种上帝存在的宇宙观。在《哲学探讨》中,伯克最先是通过因果关系的论述肯定了上帝的存在,并承认他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与牛顿在引力成因上的立场相似:“当牛顿第一次发现了引力的性质并确定了它的定律时,他发现引力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中几个最显著的现象;但就事物的一般体系而言,他仅仅把引力看作是一种效果,而没有试图去追踪其原因。牛顿承认,引力定律只是天体和地球运动的有效原因,而不是引力的最终原因。他将这一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上帝处在一切原因链的末端,是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正如他写道,那条伟大的原因链,把一个个的原因连接起来,甚至连接到上帝本身的宝座上,我们的任何努力都无法解开。”^⑦尽管伯克在这里的

①②⑤ 帕迪·布拉德:“伯克的审美心理学”,第57、57、61页。

③ 这里指的是哈奇森于1725年写作完成的《关于我们美和美德观念的起源探讨》一书。不少学者认为,伯克《哲学探讨》的标题本身就是对于哈奇森著作的呼应[参见乔治·麦克罗伊:“埃德蒙·伯克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George McElroy, Edmund Burke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第11卷(1992年),第173页]。

④ 亚瑟·塞缪尔:《埃德蒙·伯克阁下的早期生活、通信和著作》(Arthur Samuels, *The Early Life, Correspondence and Writings of the Rt. Hon. Edmund Burk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第212页。

⑥ 伊恩·哈里斯编:《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之前作品集》(Ian Harris, ed., *Edmund Burke, Pre-revolutionary Writing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xix页。

⑦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283页。

论述是简短和模糊的,但他所提到的上帝,并非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他所信仰的上帝。总之,伯克肯定了一个上帝存在的宇宙,在这一宇宙秩序中,上帝有其鲜明的特征。

1. 作为第一性的存在和设计者的上帝与品味、崇高和美、恐惧

在《哲学探讨》中,伯克将人类的审美反应归于上帝的“设计”,坚信人类的思想和身体是仁慈上帝明智而慷慨的设计产物。伯克认为,自己是通过长期的演绎和大量的研究,在上帝的作品中发现其可爱的智慧,从而区别于洛克诉诸人类自身的、主观的考虑。在伯克关于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看法中,上帝处在第一性的位置,而人只能屈居于上帝的设计之下。具体来说,上帝是仁慈的全能的神,其创造了一切,包括人类。人类能够感知外部世界并与其建立联系的各种能力,都是上帝精密的设计。因此,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将人类的审美反应归结于一个天意的计划,是上帝的作用,使人类具备在宇宙之中生存所必需的心理机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之下,伯克在关于品味的论述中,表明人类自身根本无法详细探究感官、想象力这两种能力发挥作用的具体原因,而只能将之归于上帝的力量,将上帝作为它们发挥作用的终极原因。正如伯克自己所说:“上帝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力量、智慧、正义、善良,所有这些内容都延伸到远远超出我们理解的范围。”^①由于人类的理性和判断力有限,加之上帝处在第一性的位置及其具有的复杂性,人类只能在巨大的努力之下,求助于经验,求助于宇宙中已经识别的事物,从已有的判断之中窥探上帝的存在,而无法发现其全貌。可见,伯克《哲学探讨》的“底色”是神学的。

在《哲学探讨》中,伯克始终持有一种信念,即人类的感官具有普遍性。在“论品味”的开头,伯克写道:“我们确实也必须假设,由于所有人的器官构造几乎或完全相同,所以所有人对外部物体的感知方式也是相同的,而几乎没有区别。感官的一致性意味着感知的一致性,外部物体通过心理机制作用于人类,而使其作为理性生物的角色服从于感官的感知。”^②在一些学者看来,伯克通过追踪人们对崇高和美的想法,并使其起源于感官以及感知的机制,成功地将它们置于自然之中,而超越了主体的认识论权威。比如,弗朗西斯·弗格森观察到,如果人本来就不相似,自然很快就会使他们相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对象造就了人^③。这里的“自然”代表独立并高于人类存在的某种权威,是一种决定性力量,人类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不可动摇的权威之上。在《哲学探讨》中,这种力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上帝。此外,伊格尔顿通过提及中世纪最伟大的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斯考特斯·厄里乌赫纳,解释伯克关于上帝的理解。伊格尔顿指出,同厄里乌赫纳类似,伯克相信上帝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超越了确定性,致使人类只能得到一种不确定或模糊的知识,而人类正是通过这种知识与世界的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④。以上论述表明,在伯克的认识论中,上帝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且具有第一性。

伯克关于上帝至高无上的信念,首先表现在他的品味概念中。伯克指出,品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由感官的主要乐趣、想象力的次要乐趣以及判断能力这三种感知共同组成的,这些感知与涉及人类的情感、礼仪和行为有关^⑤。在给出这一概念内涵之后,伯克随即补充道,由于人类对于某些必要的媒介的无知以及缺乏适当的应用,人类根本无法获得关于品味的所有知识,而只能了解其中某些部分。这意味着伯克所确立的关于品味的概念只是一个更大的(因果)“故事”的一部分,而这个“故事”超出了人类的思考范围,没有也不应该被视为对所有审美经验的解释。因此,伯克对品味的解读,处在一个更大的因果图景之下,而无法容纳普遍的审美解释,由于这个更大的原因,目前或永远不为人类所知,故而无法用其来解释审美经验的全部多样性。在这里,伯克提到了一个超出人类思考范围的第一性的存在,而他在多数情况下将其归之于上帝。

上帝作为第一性的存在,还体现在伯克对于崇高与美的解释之中。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对于崇高与美的理解,始终限制在事物的感性品质上,而且不去探究其最终原因。根据伯克的观点,美是由小、光滑、精致、丰富和变化等感性特质所造成的,崇高则是伟大、统一、强大、黑暗和浩瀚等不同的特

①②⑤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239、198、206页。

③ 弗朗西斯·弗格森:“为崇高立法”(Frances Ferguson,“Legislating the Sublime”),拉尔夫·科恩编:《18世纪英国艺术和美学研究》(Ralph Cohen,ed.,*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rt and Aesthetics*),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④ 特瑞·伊格尔顿:《希斯科利夫和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第50页。

质产生的,如果人的身体被赋予了这些特质,它们就会通过感官的干预,机械地作用于人的心灵,进而产生审美体验。当伯克在寻找关于崇高与美的原因时,他宣称自己并没有对审美经验的最终原因提出任何主张,反之,他的理论旨在揭示产生这些体验的有效或主要原因:“当我说我要探求崇高和美的有效原因时,我并不是说要探求其根本原因,我并不假装我能够解释,为什么身体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心灵情感,或者为什么人自身会受到精神或身体的影响。”^①因此,当伯克声称已经解释了美和崇高的有效原因时,他只是在声称身体的特定感官在头脑中产生了独特的情感,而没有解释这种感官是如何精确地产生这种情感的。伯克认为,寻找最终原因是徒劳的,因为其超出了人类自己的深度^②。伯克《哲学探讨》的目标仅仅是揭示人的身体的特性,这些特性统一而系统地产生了崇高和美的审美体验,而没有对其作进一步的探究。

伯克对于“恐惧”这一人类情感的理解,同样说明了他关于上帝作为第一性存在的上帝观。伯克认为,上帝的、神性的概念是恐惧的源头,而不是先有了恐惧,才产生了上帝、神性的概念。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引用了一句格言: *primos in orbe deos fecit timor*, 其意为最初的恐惧在地球上造出了神^③。伯克对于该句格言予以否定,这种否定凸显了上帝的第一性。伯克意在表明,上帝作为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产生其他一切的源泉。除了崇高、恐惧来源于上帝之外,人类的道德同样只能屈从于上帝这一人类自身之外的力量。人类只要相信其未受损害的感官,就可以遵循天意指定的权威,并使其与宇宙的和谐秩序保持一致,使得所有的事情(以及每个人)都被分配到适当的位置。在伯克看来,由本能产生的情感在神圣的秩序下产生并得以维持,在“判断”或“意志”能够评估或评价之前,本能的审美反应“抓住感官和想象”,这是造物主(上帝)控制人心的方式。总之,伯克不仅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认为上帝是一切的来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2. 对上帝的敬畏与崇高、品味

在伯克所主张的上帝存在的宇宙观中,由于上帝作为第一性的存在、作为设计者,人类自身会产生对于上帝的敬畏之感,使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敬畏感对于人类自身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正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而保持敬畏、谦逊。伯克关于人类对于上帝的敬畏感的认识,最显著地体现在他对于崇高的理解之中。在伯克的崇高概念中,人类是如此渺小,远不是宇宙的中心,在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万物的主宰”。伯克的崇高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给人类带来了恐怖和愉悦(*delight*)^④,并揭示了人类理解和计划的有限性。伯克的崇高在对上帝本质的思考中达到了顶峰,上帝作为一个拥有无限力量的存在,向人类揭示了其自身的渺小。

需要指出的是,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并没有直接将崇高与上帝联系起来。伯克不是不愿意将崇高追溯到“上帝本身的宝座”上,而是他自认为对于这一具体追溯过程无能为力。诚然,伯克怀疑人类构想上帝的能力,因为理性在“我们的普通观念范围”之外的问题上有局限性^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虽然伯克对于是否将上帝作为崇高之源的例子犹豫不决,但他承认这是一个不宜回避的恰当例子。他说,当他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时,他有意避免在一个如此轻巧的论证中引入那个伟大和巨大的存在概念作为一个例子;这一想法的出现,不是反对,而是坚定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⑥。伯克指出,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或体验崇高的对象和概念,因为崇高总是具有模糊性,而没有美的范畴中所具有的清晰性。也正因为此,一个清晰的想法总是一个小的想法,清晰的事物也就难以成为伟大的事物。相比于美的对象能够让人轻松理解,崇高总是唤起一种不充分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伯克不敢尝试超越适合人类探索的“深度”。伯克写道:当我们超越事物的直接感性品质一步时,我们就超出了我们的深度。我们所做的一

①②③⑥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283、283、241、239页。

④ 不与任何其他感觉关联的快乐,属于积极的快乐(*pleasure*),而与痛苦相联系的快乐是愉悦(*delight*)。因此,从痛苦之中感受到愉悦,而与快乐完全不同这一发现,伯克承认致使痛苦产生的根源具有坚实、强大和严厉的性质。具有这一性质的来源只能来自于人类之外。

⑤ 埃德蒙·伯克:“为自然社会辩护”(Edmund Burke,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T. O. 麦考林、詹姆士·T. 博尔顿编:《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和演讲》,第136页。

切,不过是一种微弱的挣扎,这表明我们处在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元素中^①。可见,伯克只是没有将对崇高的描述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而不是没有将其与上帝建立联系。他并没有拒绝对于这一领域的思辨认知,而只是要通过这一方式表明人类要对于崇高进行认知,其头脑中就应该有某些意识或观念来约束自身,这些意识或观念包括对于上帝的敬畏、谦卑以及人类处于从属地位的敏锐认识。

伯克在对“晦涩”的力量进行的论证时写道: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原因可以说明,晦涩难懂的想法,如果表达得当,就会比清晰的想法更有感染力。正是我们对事物的无知引起了我们所有的钦佩,并主要激发了我们的情感。尽管伯克对于“无知”和“钦佩”的结合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但他抓住了一个事实,即人类钦佩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或超越其自身的东西^②。钦佩某物就是仰望它,而仰望人类完全理解的东西是很难的,如果人类完全理解某物,那么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类处在同一水平上。因此,伯克转而把人类对“晦涩”的兴趣与他对“浩瀚”和“无限”的认知一起作为崇高的重要来源。这些崇高的经验给人类一种谦卑的感觉,因为上帝令人敬畏的力量和终极的深不可测,以及人类在面对上帝时的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使得人类参与一种更大的秩序,这种秩序比人类更伟大,是一种人类只能部分理解的秩序。

在“力量”一节中,伯克对于力量的探讨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类比,将其讨论延伸到了家庭和政治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敬畏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伯克指出,这个等级制度的顶峰是父神(God the Father),其最高的父权使他成为最高的恐惧对象,当我们面对他的全能和无所不在时,我们会缩进自己本性的微小之中,以某种方式在他面前湮灭。伯克写道:“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我们若高兴,就战战兢兢的高兴……一想到能给我们带来如此重大利益的力量,我们就不能不战栗。”^③与其类似的是,源自国王和指挥官制度中的力量(权力),与恐惧有着同样的联系,因此,君主常常被冠以令人畏惧的威严,而年轻人在面对掌权者时,通常会产生一种让他们不能自由施展才能的敬畏。正是出于对上帝、对君主、对父亲的敬畏,才保证了宇宙、国家、家庭的秩序。

伯克关于人类对于上帝的敬畏的观点,除了体现在他对于崇高的理解外,还体现在他关于“品味”的定义的认识。在伯克看来,建立审美经验理论的正确方式不是要首先提出一个关于“品味”的定义,因为人类如果这样做的话,似乎有把自然限定在他们自己概念范围内的危险,这些概念往往是人类随机采用的,或是在信任的基础上所接受,或是因对面前对象有限和局部的考虑而形成,而不是根据自然的组合方式,吸收自然所包含的一切,进而扩大人类自身的想法^④。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伯克选择从品味最低限度的定义开始,而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美学理论。伯克的目的不是给品味提供一个随意的定义,而是要根据事物的秩序来认识美学现象。这种最低限度的定义是关于品味最普遍的概念,其与任何特定理论之间的联系是最少的。关于品味的实质性定义,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该是该探究的终点,而不是出发点。伯克指出:“无论定义的优点是什么,按照事物的顺序,它似乎位于我们的探究之后而不是探究之前,它应该被认为是我们探究的结果。”^⑤

可以看到,伯克从自然的立场来理解审美现象,而不仅仅是从个人的主观立场去理解。为了能够对品味进行自然的解读,伯克主张遵循一种审慎的方法。他将该方法描述如下:在研究任何复杂的事物时,我们都应当逐一考察其组成中的每一种不同的成分;把每件事都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因为我们人类的本性使得我们自身处在非常严格的规则和狭窄的限制之下。此外,我们应该根据构成的效果重新审视原则,也应该根据原则的效果重新审视构成。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主题与具有熟悉性质的事物比较,甚至与具有相反性质的事物比较。因为发现可能是、而且经常是通过对比而产生的,而这些发现在单一的观点中是无法被我们发现的。我们进行的比较越多,建立在更广泛、更完善的归纳基础上的知识就越容易得到普遍和确定的证明^⑥。在这里,伯克将超越人类思考范围的那个存在称作“自然”,并声称“自然”有其自己的秩序。伯克在这里所使用的“自然”从根本上区别于18世纪其他思想家的用法,正如后

①③④⑤⑥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283、239、197、197、190页。

② 威廉·F.拜恩:《我们时代的埃德蒙·伯克:道德想象、意义和政治》,第60页。

面提到的伯克上帝观念所具有的扩大性,“自然”在伯克这里可以理解为一个至高的主宰。由于“自然”是超越人类的存在,而品味的原因属于“自然”,因此,正是出于一种敬畏感,伯克根本不愿意随意给出品味的定义,人类位于“自然”之下,根本无法完全参透其秘密,而只能从品味最低限度的定义开始。

总之,伯克在关于品味、崇高的认知过程之中,都体现出对于超越于人之上的最高主宰的一种深深的敬畏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对于上帝的敬畏感,伯克在《哲学探讨》中既没有休谟的怀疑论,也没有洛克的经验论,不仅与18世纪大多数“进步”思想家不同,而且覆盖上了一层强烈的神秘感。迈尔斯写道,伯克对神秘性持开放态度,意识到神秘性的至高重要性,而人类参与并居住在超出他们设计控制的现实中。对神秘性的追求唤起了人类对更大现实的敬畏感,而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现实。对于神秘性的认同,可以产生人类事务所需的洞察力和理解^①。伯克对于上帝的敬畏,对于人类自身从属特性的认识,正是他所理解的宇宙的正确秩序,而这一秩序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所赋予的。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对于政治,伯克始终是在该秩序下进行思考的。

3. 上帝概念的模糊扩大性

在《哲学探讨》中,伯克的“上帝”是一种扩大和模糊的概念。伯克写道:“当我们把神性仅仅看作是理解的对象时,这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权力、智慧、正义、善良,所有这些都延伸到远远超过我们理解的界限。当我们在这种限定的和抽象的曙光指引下考虑神性时,想象力和情感很少或没有受到影响……当我们思考神性的时候,他的属性和作用在头脑中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可感的形象,从而能够影响想象力……在正确的神性概念中,也许他的属性没有一个是主要的,但对我们的想象力来说,他的能力是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②在《哲学探讨》中,伯克使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指代他心目中的上帝,如造物主(Creator)、天意(Providence)、神性(divine)、上帝(God)等。可以说,伯克把上帝淡化为一个笼统的神性概念。对伯克来说,上帝的形象只是人的想象力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人类要相信自己只是宇宙秩序中的一个环节,宇宙的运作并不以人类自己为中心,人类无法完全探得那个最高秩序,唯一能做的就是始终相信那个人类称之为“上帝”的最高秩序是存在的。也正是基于此,伯克对于宗教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在学者们对伯克宗教宽容思想的论述中,大多将这种宽容局限在基督教之内。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伯克对于基督教之外的宗教同样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尽管伯克关于上帝的论述具有扩大性和模糊性,但是他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上帝作为独立于人类且人类理性无法完全理解的最高主宰和第一性的存在,是伯克认识世界和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本前提。

三 《哲学探讨》中伯克对于宗教的理解

伯克式的“崇高”表明,在上帝压倒性力量之下,人类必须对上帝心存敬畏,认识到其自身的有限性。在伯克看来,人类对于上帝或曰“崇高”的敬畏感所导致的“愉悦的恐惧”,正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本质所在,尽管人类对于宗教解释能力并没有超越直接的感官体验。这就涉及伯克对于上帝与宗教之间区别的认识。

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对于宗教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论述。在“论力量”一节中,伯克在论述上帝力量的基础上,也涉及对于宗教本质的理解。伯克对于宗教的理解可以看作是他在引言中所阐述的“品味”理论的具体应用。伯克将“论力量”一节置于论述“崇高”之中,并且在该节中论述宗教。这样的处理表明,对伯克来说,宗教体验是一种典型的崇高,并主要表现为崇高的恐惧。再次提及伯克在其中引用了一句格言:primos in orbe deos fecit timor,意思是最初的恐惧在地球上造出了神^③。伯克认为,就宗教的起源而言,这句格言可能是错误的,与其说它解释了宗教的起源,不如说它仅仅描

① 史蒂文·米利斯:“‘我们不知道从何而来’:伯克和沃格林的超越与开放性”(Steven Millies, “‘We Do Not Know from Where’: Transcendence and Openness in Burke and Voegelin”),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67104, 2020-05-25/2022-12-11。

②③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239、241页。

述了宗教的共同来源。在上帝与宗教的关系中,伯克认为人类是通过“品味”体验到的崇高的恐惧,产生了宗教。换言之,是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下,才产生了宗教,而不是由于宗教的需要,才造出一个上帝。伯克写道:“这句格言的制定者看到了这些观念是多么得不可分割,却没有考虑到一些伟大力量的概念必须总是先于我们对它的恐惧。当这种力量的概念一旦在头脑中被激发出来,这种恐惧就必然会随之而来。”^①

在该节中,伯克通过引用弥尔顿对于“死亡”的描述,将神圣、神性的概念视作崇高和恐惧的前提。伯克意识到他的大部分读者是基督徒。他认为,如果将上帝视为人类可以理解的对象,即上帝是宗教基础之上的产物,那么人类就不能够被其吸引或打动。首先,这与伯克的感官心理学有关。崇高的恐惧并不是一种人为的造物,而是造物主所赐予人类的感官的直接作用所产生的。正是感官对于崇高的体验,让人产生了对于上帝的部分感知。因此,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人类无法完全理解他。其次,尽管恐怖和惊惧的产生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伴随着那些温和的神圣属性,比如对于智慧、正义和善良的思考,但是,这些温和的神圣属性是在上帝激发感官、想象力以及判断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上帝作为全能的存在,是产生一切的源泉,包括崇高、宗教。在伯克这里,上帝先于宗教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为了表明上帝存在的第一性和的至高无上性,伟大的诗人和《圣经》通过召唤自然界中的一切可怕的事物来描绘神圣的崇高,但这些描述仍然不足以窥探上帝的全貌。

基于上述认识,伯克认为,真正的宗教有、且必须有如此多的有益的恐惧,而不是纯粹的恐惧。在有益的恐惧之下,人类经过沉思,将会产生神圣的正义和仁慈。如果人类自身爱上这些神圣的力量,那就意味着对于世俗欲望的放弃,而奉献自己的一生。相比之下,虚假的宗教通常除了恐惧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来支持它们。总之,至高无上的上帝作为力量的最高源头,随着力量的增长,恐惧也在增长,而宗教仅仅是作为人类的机构,帮助人们体验和接近上帝。换句话说,宗教并不体现完美真理,人类努力去认识神,去体验神,但永远不可能确定神将如何接触人类、如何向其启示。这种经历或过程,才是伯克所理解的真正宗教的信仰方式。这是所有有信仰的人都要经历的旅程,而宗教可以成为指引人们前进的地图。这种上帝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伯克在题为“宗教”的笔记中给出了明确的论述:上帝让人类认识了自己,而这种认识对人类来说是有一定重要性的。为了让人知道他自已,上帝利用人作为他的工具,既作为《圣经》的作者,又作为一个社会(教会)来教导上帝的话语。如果上帝通过其自身的力量,以明显的证据揭示了任何事情,我们相信,这些力量的证明,是由一事物所能承受的最高程度的证明所传达给我们的,我们应该相信它。如果所传达的东西要在世界上持久,就必须有办法使它们持久,就必须派人来教导它们,并有一些为记录而写的书,这些人应该有一些明显的指定标记,所有人都可以知道,他们是谁,教导这个教义。这些人应该强制性地教导它,否则这些真理的知识可能取决于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有一个为此目的的社会(教会)^②。

在《哲学探讨》中,伯克还探讨了对于不同宗教的看法。在“论品味”中,伯克论述了自然品味与后天品味之间的区别。通过类比发现,伯克在这里对于宗教的论述,同样注重自然和后天宗教品味之间的区别。在伯克看来,自然品味以一致性为特征,后天品味只是由于习惯的不同而偏离了自然品味,但没有否认自然品味。在宗教体验中,伯克将某种形式的恐惧视为自然品味的某个方面。这种恐惧的原则,在宗教中的表现具有崇高性。正是这种崇高性将有意的恐惧与纯粹的恐惧、真正的宗教与虚假的宗教区分开来,而这种崇高的产生正是由于人类对于上帝的感知。伯克认为,有品味的人会在基督教中找到这样的上帝,然而由于思考的习惯、实践的经验、认知的角度各不相同,导致后天宗教品味的形成。伯克观察到,无论是先知、牧师还是国王,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的特殊品味似乎都相当矛盾。结合伯克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他对于宗教的理解并不只是局限在基督教之内。在伯克的理解中,任何宗教,只要承认一个全能全知的神是宇宙的主宰,而人类只是从属于神的管理之下,那么,这样的

①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第241页。

② H. V. F. 萨默塞特编:《埃德蒙·伯克的笔记本》(H. V. F. Somerset, ed., *A Note-Book of Edmund Burk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宗教就是真正的、有益的宗教。伯克对崇高和美的起源的解释以及对道德宇宙的沉思中所唤起的崇高性思考,既可以用来描述基督教的启示,也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古老的、启示性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承认人类心灵的有限性。基督教是这些传统中伯克最熟悉的,也是他所引用的传统。伯克欣然承认,基督教信仰的首要真理——人类的智力和意志在超越人类经验的优越感知面前处于从属地位——被人类大家庭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持有。也正是基于此,伯克对于宗教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并且这种宽容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基督教之内,而是推及基督教之外的宗教。

总的来说,伯克将宗教视为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纽带,真正的宗教能够让人从属于上帝,意识到上帝的全能特性,而产生一种真正的敬畏感,进而使得人类生活在由上帝管理的秩序中。正如伯克在笔记“宗教”中写道,我们不应该认为[上帝]可能愿意给我们更多关于他的本性或他的意志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他不可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传达这些知识^①。这段话表明,伯克将教会作为一种媒介。在伯克看来,人们通过对神迹的描述、通过历代人的见证来证明上帝的能力,目的并不是为了推进基督教的救赎承诺,而是希冀通过教会的帮助和指导来寻求对上帝的理解,因为上帝使人成为他对人所做的一切好事的工具。在伯克心目中,宗教绝不仅仅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宗教也没有从属于国家。这种观点的相关论述,在伯克后来的早期作品中将会有更加明确的论述,比如《为自然社会辩护》及所记录的笔记。

四 余 论

18 世纪的欧洲也许并不缺乏伟大的、杰出的思想家,然而,他们思想的特征是单一化、简单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从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伏尔泰、托马斯·潘恩等人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将所有问题简化为单一抽象原则的愿望。他们作品的力量来自于理性主义,具体来说就是用抽象的说教概念来打击对手,从而迫使对手放弃自己的主张、信仰。当今时代几乎无法从这些作家身上学到任何东西,因为这个时代延续了他们的做法:用“权利”的语言或代表“公平”的愤慨,攻击那些维护旧观念的人们^②。相比于以上这些思想家,伯克也许是 18 世纪英国比较复杂的思想家之一,人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反对的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中的可化约性。

在前现代社会,人类的行为与关系被传统、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紧紧地束缚着。在某些情况下,规范基本上是不言而喻的;在其他情况下,则强调相当明确的目的论框架或美好生活的概念。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的意义、目的以及结构的共同理解,或隐或显,都为政治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基础^③。随着欧洲从“黑暗”中世纪到 16 世纪纪政治现代性的开端再到启蒙运动的过渡,世界变得越来越“现代”,传统框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被抛弃,这一过程往往以提升人类理性的名义“自觉地”发生,而与基于传统或宗教的规范相对立。在这一远离传统的过程之中,关于人性和良好秩序的明确表述实际上变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随着传统、宗教虔诚和某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的消退,更有必要确定和阐明政治秩序的基础,甚至包括一般良好行为的基础。因此,对于政治秩序基础的探索导致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兴起。该理论建立在高度抽象的、想象的“自然状态”基础上,从而引申出了所谓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在自然权利理论框架中,政治秩序被理解为与特定的普遍权利有关,这些权利被假定为独立于该秩序而存在^④。麦金太尔指出,启蒙运动为客观道德寻找理性基础,在远离传统的过程中,理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言而喻的“真理”变为主观或文化上的特殊性,而不再普遍而具有约束力^⑤。理查德·罗蒂则指出,大约两百年前,认为真理是创造而不是发现的想法开始占据欧

① H. V. F. 萨默塞特:《埃德蒙·伯克的笔记本》,第 74 页。

② 詹姆斯·马修·威尔逊:“伯克是保守主义的智识之父吗?”(James Matthew Wilson, “Is Burke Conservatism’s Intellectual Father?”),《伯克及其时代研究》(*Studies in Burke and His Time*)第 25 卷(2015 年),第 56 页。

③④ 威廉·F. 拜恩:《我们时代的埃德蒙·伯克:道德想象、意义和政治》,第 6 页。

⑤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圣母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3 页。

洲人的想象^①。总之,在欧洲思想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渡过程中,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解以及人类生活的意义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18 世纪大部分欧洲思想家的思考或多或少都是对于人类生活秩序及意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回应,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思考的角度以及认知的方法。伯克在年轻时代对于美学认识论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同样包含了对于上述基本问题的回应;在对于美学理论的思考中,同样包含了对于上帝和宗教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在《哲学探讨》中对于上帝和宗教的论述,可以说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之中。然而,这方面的相关理解是伯克研究者经常忽视的,尤其是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期。对伯克神学及宗教思想的忽视,会使得对其思想的理解不充分,甚至不可捉摸。通过阐述伯克关于上帝和宗教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伯克思想中很多令人困惑或看起来矛盾的东西。诚然,伯克的这些观点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然而本文提供了一种思路,使人们能够认识到伯克的认识论广义上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伯克相信有一个普遍的秩序,并相信人类有一些能力来感知这个秩序,尽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这一认识之下,伯克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类如何感知道德秩序。他没有那些简单地认为自己拥有无可置疑的真理知识的人所拥有的傲慢和天真,而是以谦卑、敬畏、从属的态度探寻发现真理和善的道路。伯克关于上帝和宗教的论述在其一生中反复出现,是他如何理解政治的重要前提。他的神学和宗教思想深深根植于其思想之中,对高于一切的上帝的信仰是他所有思想主张的逻辑起点。

收稿日期 2023-01-15

作者尚继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46。

The Idea of God and Religion in Burke's *Philosophical Enquiry*

Shang Jikai

Abstract: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one of Edmund Burke's early and important works, contains his relevant discussion of God and religion. Burke believes that a supreme God provides a universal order that humans have only a limited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for this reason he believes that humans can only discover truth and goodness with awe and modesty. Moreover, under this order, Burke argues that religion serves as the link between man and God, and that the church serves as a "medium" that artic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and between man and man. Although Burke's view above is influenc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his time, it can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that furth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Burke.

Keywords: 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Religious Thought; God; Sublime

【责任编辑 周祥森】

^①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 页。